

小時候，我經常回老家看望外公外婆。那年年初四，我跟隨家人再回惠州拜年，可惜自外公離世後，家人便搬進新家，老房子也賣掉了。我和哥哥為此感到可惜，畢竟那條街和湖承載着我們溫馨又歡快的童年。到了晚上，便決定一起回老房子那一帶吃宵夜，重遊故地。

曾經用磚頭和混凝土一層層堆出來的老房子，現在成了別人豪華的住所。門前的石墩不再，改為紋路繁複的瓷磚，精緻而美麗。我們沿着街道走去湖邊，不規則的鵝卵石鋪滿路，配合着外型好看的路燈照明、童話裡的長椅，如大城市裏的旅遊景點。樹上掛着的紅包、「福」字掛飾，無一不洋溢着新年喜慶的氣氛。走到湖邊，晚上的旅客並不多，只有零零散散幾對情侶和三四個孩子在閒逛遊玩，相比我們小時候過年，這可太冷清了。我拿起地上一塊碎石，和哥哥說：「來吧！看看誰的水漂多！」隨即抬高手臂，往湖裡扔石頭，打起水漂來。扔了幾次，不知是誰提起從前。

六七年前，這條街上都是可以日日串門的鄰居，只要是熟面孔，一見着面都能嘮嗑起來。街道中段有戶人家養雞和鴨，我和哥哥每次經過都要捂着鼻子走，卻又忍不住盯着牠們的活動。那時，我和哥哥每天前來問候這些雞鴨，樂此不疲。過年時更會和附近的孩子一起玩跳飛機、放煙花，比誰的煙花棒燒得更久。無論是街道，還是湖邊，都迴響着大家的歡聲笑語。可是，隨著此處被用作發展旅遊景點，附近人家的地被收作商業用地，當初日日見面的鄰居和好朋友也漸漸失去聯繫。而曾經以捕魚為生的漁夫，也因為此處成為旅遊景點而被迫離開，湖邊的漁船已不復存在。曾經的人和事，都漸已消散。

現在湖邊有的都只是供遊客飽覽湖景的觀光船，但在之前，身為漁夫的外公擁有一輛自己的木船停在岸邊。木船不大，中間有個弧形的船蓬，船尾擺放着發動機。發動機啟動時都會發出巨大的聲響，整條船都開始震動。我和哥哥就會立即跑到船頭找外公，捂着耳朵躲這聲響。而外公每次都會說我們，明明害怕又非要跟來。他把我們舉上船蓬上坐着，安慰我們上面聲音會小點。外公撒網捕魚時，我們就會默契地唱著外公常唱的「鹹菜歌」，激動又害怕地抓着船蓬邊，等着外公收網。待外公抓到魚後，我們就叫外公把我們抱下來，然後打開木船地板下的小小船艙，看著外公把魚都掉進船艙的水裡養着。多次下來，我們就參與進外公捕魚的工作中，被家人笑稱「小老闆」。和外公的相處，不是形式上的浪漫，而是由細節中體現的溫暖。可惜，自從外公的離去，這段溫暖的時光成為記憶中的美好，我和哥哥也不會再有機會當上外公的「小老闆」。

景已變，人已去，一切不再復來。旅遊上的發展使老房子附近的湖不再供當地人捕魚，各種精美的佈置破壞了原生態環境，更破壞了昔日緊密聯繫的鄰舍回憶。再次回到故鄉，即使此處變得再美，再繁華，卻失去了原來人間煙火的溫暖。